

大乘入楞伽經白話 佛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

白話佛經 Chinese Sutra

大乘入楞伽經

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

我親自聽到佛是這樣說的。在某一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住在大海邊的摩羅耶山頂的楞伽城中，同眾多比丘、大菩薩在一起，這些大菩薩都已通達世間、出世間，有為、無為的一切諸法，明瞭諸識亦無常一之體性，善知一切外境外物都是自心之所變現，精於禪定，富有神通，能隨眾生之心變現各種形像，方便說教，隨機攝化，一切諸佛為其灌頂授記。這些大菩薩從各個佛國而來，以大慧菩薩為上首。

其時，佛在海龍王宮說法，七日之後，從海中出來，有無數梵天、帝釋、諸大護法天龍等，奉迎於佛。其時，佛舉目看見了摩羅耶山頂的楞伽大城，便面帶微笑地說：過去諸佛都在此地演說自己以正智證涅槃之法。此法既非外道之所猜測臆度之邪見，亦非二乘所修行之境界，我現在也為羅婆那王開示此法。

其時，羅婆那王借助於佛之神力，聽到了佛所說的話，從很遠的地方知道佛已從海龍王宮出來，現正為諸梵天、帝釋及諸護法所簇擁圍繞。時羅婆那王見海波浪不能現象，觀其會中大眾的如來藏識真如性海也是這樣，因於無明境界風動，轉識浪起，不能發現無邊德用。即起歡喜心，高聲說道：我應當到佛那裏去，請佛到此城來開示說法，使我及諸天、世人於長夜中，得大光明，得大利益。說罷，即與諸眷屬乘坐花宮殿前往佛之處所。到達之後，羅婆那王從宮殿上下來，並從右邊環繞三周，以眾伎樂供養於佛，所持樂器都是大青因陀羅寶（按：即帝釋的青珠），其間雜以琉璃等寶，這些樂器都用上等的布料纏裹，其聲美妙，音節和諧。羅婆那王於陣陣音樂聲中唱說偈句讚頌於佛，曰：

諸佛所證真心自性，是諸法眼藏。

無人我、法我之執，遠離一切妄見執著。

此種智慧唯佛世尊乃能證知，
願世尊垂湑，為我等開示、宣說。
佛身集萬善，於自證智境界恒常安樂，
變化自在，願入楞伽城為我等說法。
過去世諸佛，也曾於此城中說法，
此間之夜又諸部眾，一心想聽佛之演說。
其時，羅婆那王又以歌聲而說頌曰：
世尊於過去七日中，於龍宮宣說佛法：
後從龍宮出來，安詳登上此岸。
我與眾采女，以及秉多夜叉眷屬等等，
還有歸依的婆羅門童子輸迦，是超拔於眾的聰慧者，
都以其神力，來到如來佛處所。
大家從花宮殿下來後，各各禮拜於佛；
又借助佛之神力，稱說自己名號。
我是十頭羅刹土，今日來佛所，
願佛為我及楞伽城中諸眾生開示、說法。
過去無數佛，都曾在此楞伽城中說自己所證之法門，
希請世尊也能這樣，在眾多菩薩的簇擁下，
到摩羅耶山頂之楞伽城去演說最上清淨法門。
我及住於楞伽城的廣大信眾，
今日一心想聽聞佛講說自證之清淨法門。
想念過去世無數佛，曾在諸大菩薩的簇擁下，
於此地演說《楞伽經》。
願佛同往尊，也為大眾開示，
敬請佛慈悲哀憐無量夜叉眾，入楞伽城為我等說此妙法門。

世尊聽到這些話後，即告訴羅婆那王：過去世諸佛，都哀憐於你，答應你的請求，來此楞伽城說自證法，未來諸佛，也會這樣。這是個喜聞佛法、勤於

修行之信眾們的住所，我及諸菩薩哀憐於你，故願意接受你的請求。說完此話，佛及諸菩薩等即默然而住。

當時羅婆那王即以所乘之妙花宮殿奉獻於佛，佛坐於花宮殿上，羅婆那王及諸菩薩前呼後擁，眾多采女歌詠讚歎，供養於佛，一起前往摩羅耶山頂的楞伽城中。抵達該城後，羅婆那王及諸眷屬，又作種種上妙供養，夜叉眾中童男童女，以寶羅網供養於佛，羅婆那王又把寶瓔珞奉獻於佛及諸菩薩，把寶瓔珞掛於佛及諸菩薩的項頸之上。其時，佛及諸菩薩受供養後，便簡略講說了各自所證境界之甚深法門。當時羅婆那王及其眷屬，又特別地供養了大慧菩薩，並對他說：

我今眾修行者，想請佛開示一切諸佛的自證智境界；

我及諸夜叉眾，以及在座的眾菩薩，

一心想聽聞佛法，因此都請佛給予開示。

你是諸修行者中最善於談論的，

因此大家都很敬佩你，希望你能向佛問法。

究竟什麼是自證清淨之法門？如何是入於佛的境界？

如何才算遠離外道二乘？以及如何才能遠離一切過失？

其時，世尊以其神通之力，於該山中更變化出無數無量寶山，並且都以百千萬億妙寶莊嚴裝飾，每一寶山又都有佛顯現其頂，每一佛前都有羅婆那王及諸大眾，十方世界一切國土也都於中顯現，一一國中都有如來，一一佛前咸有羅婆那王及其眷屬，都有楞伽大城阿輸迦園，都是那樣富麗莊嚴毫無差異，同時都有大慧菩薩在向佛請問佛法，二諸佛也都在演說開示自證智境界。以百千妙音聲宣說完此經後，佛及諸菩薩都於空中隱而不見，羅婆那王只見到自己身居本宮之中，他當下便想：剛才說法的是誰？又是誰聽其說法？剛才所看到的一切究竟是什麼？能見的又是誰？佛及諸國土大城眾寶山林，這一切現在都那裏去了？難道是夢中所見嗎？難道是幻化而成的嗎？或者猶如幻有實無之乾闥婆城？

或者眼睛有了毛病?或者為陽焰微塵的反映所迷惑?或者如夢中見石女生子?或者如煙焰旋火輪?旋即又想：世上一切諸法大概都是這樣，本來實無其物，都是自心虛妄分別的結果，凡夫迷惑，不懂得這個道理。實際上，世上無有能見，也無所見，無有能說，也無所說，見佛聽法都是虛妄分別，正如剛才所看到的，不能說是見到了佛，不起分別才能真正見到佛。

其時，羅婆那王當即開悟，棄除了一切雜染，證得諸法唯是自心所變現，住於無虛妄分別之境地，由於以往所種善根，得如實見一切法，了達外境即是自心，能以自智慧善巧觀察，永離於一切邪見臆想，善於修行，為修行師，能於自身顯種種色像，得種種大方便解，善知諸地精進之相，善觀各種心識自體，斷除三界相續身見，遠離外道各種執著，以自智覺悟入於如來之藏，直趣佛地。

其時，聽到虛空中及宮殿裏都發出這樣的聲音：善哉!大王，像你所修學的，諸修行者都應該這樣修學，應當這樣見一切如來，應當這樣見一切諸法，如若異此如實之見，即是斷滅之見。自證之法，非心意識境界，故各種心識應當遠離，應如理觀察一切法性，應依智慧內修，莫著外見，莫著二乘外道所修句義境界，及二乘外道所得之諸三昧法。你不應樂戲論談笑，也不應起伏陀外道之見，不應耽著王位自在，也不應住外道六邪定中，若能如此如實修行，即能摧破種種邪論惡見，能捨棄一切我見執著，能夠以妙慧轉識成智，入如來自證聖境。你應如此勤加修習，使所得之法更為清淨，善修正定，由定發慧而至殊勝之位，莫著外道二乘境界，以為殊勝，如外道凡夫等修行者。外道執著於我，見有我相，及四大、蘊界處有實功能，而取著於色聲香味觸法;二乘見有十二因緣，不了性空，於中妄加分別。

楞伽王，此法殊勝，是大乘道，能令成就自證聖智，於諸界中上品受生：楞伽王，此大乘行能滅無明惑，能除諸業障，不墮外道諸邪行中。楞伽王，外道行者執著於我，作種種異論，不能演說離見識性、法非法二義。善哉!楞伽王，能如是思維此義，乃是真見佛也。

其時羅婆那王又想重見如來，因為如來世尊於事理無礙之境，觀達自在，離外道法，能說自證聖智境界，超諸化佛所作之事，住如來定，入三昧樂，所以稱為大觀行師，也稱為大哀潛者，能燒斷一切煩惱，斷除一切分別妄想，眾佛弟子所共圍繞，善知一切眾生之心，遍一切處，具一切智，永離一切分別事相，我今願得重見於如來，以重見因緣，未得覺悟者即得覺悟，已得覺悟者，不復退轉，遠離一切虛妄分別，住三昧樂，智慧增長，進入如來地。

此時，世尊知道楞伽王馬上就要證悟不生不滅法門，出於哀憐之心，便重現其身，連同剛才所變現之眾多山城國土，也一併重新顯現。其時，十首羅刹王重新見到剛才出現的一切景象：眾多山城都十分富麗莊嚴，每一城中都有如來顯現其中，每個如來都具三十二種相，而自己則出現於各個如來佛跟前，且每一如來佛之前都有大慧菩薩、夜叉等簇擁圍繞，各各在說自證智所行之法門，又見十方諸佛國土，也都是這樣毫無差別。

其時，世尊以其慧眼普觀眾會，突然如獅子王回頭，欣然大笑，只見此時佛之眉間、髀脇月、腰頸、肩臂各處的每一毛孔，都放出無量光明，如虹放彩，如日舒光，又如大火在熾熱燃燒。其時，虛空中之梵天、帝釋天及其四天王，遙見如來坐如須彌山，於楞伽山頂欣然大笑。其時眾菩薩諸天眾都在想：佛世尊於一切均坦然自在，今何故欣然大笑？通身放大光明，默默下動坐如須彌，住自證境地，入三昧妙樂，如獅子王四周環視，望著羅婆那王，念著如實之法。

此時，大慧菩薩受羅婆那王之請求，加之他洞悉在座諸菩薩之心思，深知未來一切眾生都愛好執著於語言文字，常隨言取義而生迷惑，執著於外道二乘之行，或者產生這樣的念頭：世尊已經遠離諸識境界，是什麼原因欣然大笑？為了破其疑惑，所以就向佛提問佛法。佛隨即說：善哉！大慧，你憐潛眾生為三世惡見所纏繞，為了使他們開悟，特意向我問法。諸多有智慧之人，為了自利利他，能夠作這樣的提問。大慧，此楞伽王曾問過去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二種

之義，現在你也提出這樣的問題，今後的問法者也會提出這個問題。如來二種義差別之相，一切二乘及諸外道都不解其義。

其時，如來知楞伽王欲問此義，便告之曰：楞伽王，你欲問法，就快問吧，我會逐一為你解釋的，滿足你的願望，使你歡喜，能夠以智慧觀察思維，遠離一切虛妄分別，善知諸地境界，證得真實之義，入於禪定之樂，為諸如來之所攝受，安住於寂靜之樂，遠離二乘禪定的種種過失，住於諸佛菩薩之地，能如實知諸法本無自性。

其時，楞伽王承蒙佛之應允，即於清淨光明如大蓮花的寶山之頂，從座而起，為眾多采女所圍繞簇擁，頓時又化作無數種顏色之花，種種花香、末香、塗香以及幢幡、冠佩、瓔珞等種種世間所未曾見的裝飾；又變化作欲界之各種樂器，超過於諸天龍神及樂神乾闥婆之所有者；更變化作十方佛土以前所曾見過的種種樂器；再復化作大寶羅網，蓋覆於諸佛菩薩之上；又化作種種上妙衣服，並豎立起幢幡以為供養。做完這一切後，楞伽王即升至虛空，有七多羅樹高。在虛空中又變化出種種彩雲以作供養，並奏出種種音樂，音樂聲自空中而下，環繞下息。

其時，楞伽王即坐於如大蓮花之寶山頂上，極是欣悅恭敬地說：我今欲問如來二種義，此二義我從前已經請教過過去諸佛，過去諸佛也已經為我解說過，我今所問仍是此如來二義，但願世尊慈悲，更為解說。世尊，變化佛曾說，此二義不是根本佛所說，根本佛說三昧樂法門，不說虛妄分別法門。善哉！世尊於一切法自在無礙，但願世尊悲憐我等，進一步宣說此如來二義，一切佛子都十分想聽世尊演說。

其時，世尊告訴楞伽王說：此二義你應當問，我也應當為你等宣說。

當時夜叉王更著種種寶冠瓔珞，用各種寶物莊嚴其身，並應聲道：如來常說，一切法都應該舍去，更何況非法？為什麼必須舍去一切法及非法呢？那麼，何者

是法?何者是非法呢?法如果應該捨棄，為什麼有二法之分呢?有二法之分，即是虛妄分別之相，諸如有體無體，有實無實，都是一種虛妄分別，不能了知阿賴耶識無差別之相，就像毛輪住於不淨之境一樣，法性本來就是這樣，如何捨棄?

其時，佛對楞伽王說：楞伽王，你難道不曾看見過瓶等無常之物嗎?愚妄凡夫為假相所迷惑，於中虛妄分別此是瓶，彼是非瓶，你何不藉此去理解何者為法?何者為非法?這是凡夫之所分別，非是聖智見。在凡夫眼裏，有此種相、那種相，智者不為各種假相所迷惑。楞伽王，譬如用火燃燒宮殿園林，看到種種煙焰，但其火性是一，所出現的種種煙焰，是由各種長短大小不同之木料所產生的，你今何不藉此去理解何者是法?何者是非法?

楞伽王，如一顆種子，生芽、長枝、開花並結出種種果實。外法是這樣，佛法也是如此。以無明為緣，生出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，一切諸法，於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三界中，因緣而生，有苦樂、美醜、語默、行止諸種差別;又如諸識，相雖是一，所墮之境界有上、中、下、染淨、善惡之種種差別。楞伽王，不但以上所言諸法有如是差別，就是修行者修各種觀行時，由於各自之智慧、境界不同，所見亦各有差別，何況法與非法，豈能無種種差別?楞伽王，法與非法之差別，應知此均屬相分別。

楞伽王，何者是法?二乘及諸外道，虛妄分別說有實法存在，這是導致有種種法存在的主要原因。如此之種種法，均應舍離，不應該於中取分別之相。能洞見自心法性，則能做到無所執著。諸如瓶等事物，乃是凡愚之所虛妄分別執著，本無有體，諸修行者，如能以理如實觀察，即為舍離諸法。楞伽王，何者非法?所謂諸法無自性、無形相，永遠拋棄一切虛妄分別，如實觀察諸法若有若無，達到這種境界，其餘妄見皆不生起，這就叫舍離非法。此外，還有一種「非法」，亦即如兔角、石女兒等，皆無自性相，不可分別只是隨世俗言說，

有其名，不像瓶等，看得見摸得著，以其不是諸識之所能取著，這種分別亦應該舍離。這就是舍離法與非法。

楞伽王，你剛才所問的，我已經回答完了。楞伽王，你說你於過去諸如來處所已經問過此義，彼諸如來曾為你作過解說。楞伽王，你所說的「過去」本身，乃是一種「分別」，說「未來」亦是一樣。我與過去諸佛並沒有什麼差別。楞伽王，諸佛所說之法，皆離分別，超出戲論，非如有色有相之物，只有聖智能夠證知。為了使眾生得到安樂，因而才演說。因其是無相之智，故稱之為如來，因此，如來者，以智為體;因以智為身，因此不可分別，既無能分別，亦無所分別，不可以眾生相妄加分別。何以無能分別?因有意識而才有諸境界生起，而有色形諸相，因此，無能分別，亦無所分別，譬如壁上彩畫之眾生，無有覺知，世間的眾生也是這樣，無有〔業〕，亦無〔果報〕，一切諸法也是這樣，不可聞不可說。

楞伽王，世間眾生猶如幻術所變，凡夫外道不識此理。楞伽王，能如是見，名為正見，否則，則是分別見，由虛妄分別，有二元之對待。楞伽王，譬如有人於水中自見其像，於燈月下自見其影，於山谷中自聞其聲響，便生錯覺，分別取著，以自心取自心，法與非法也是一樣，實乃虛妄分別的產物，對此如不能舍離，只會更加增長虛妄之見，永遠不得寂滅。若了達虛妄寂滅一緣，則是最勝三昧，由此能生自證聖智，以如來藏妙淨明心而為境界。